

赔偿和被耽误的就业机会相比，真的是杯水车薪。”

今年从春到夏，小J也被封控在学校寝室里。她对就业的心情是真切的如履薄冰，却“不敢说出来”，因为同寝室、同班级的很多同学连录用函、三方都还没拿到手，要是自己说也焦虑，会被他人觉得“矫情”。

沪上高校采取各种办法来帮助学生解决求职困难，有些可谓用心良苦，例如上海海洋大学为毕业生开出“求职直播”，学校的党委书记、校长、教授轮番在直播间里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的学生。不过，校方的助力能多大程度化解毕业生的困境，仍未可知。

除了沪上毕业生的迷茫，来上海求职的外地毕业生同样被长期封控所困。湖南某高校大四毕业生小Q今年年后已经基本确定了在上海某小微企业的工作，3月中旬他来公司参与项目，本来计划4月回校完成毕业相关事宜。3月底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开始前，他申请提前回校，但被学校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，只能滞留上海。

“我们公司正式员工只有4个人，现金流最多支撑3个月。封控停工接近两个月时，我一度怀疑公司还能不能活下去。公司没了，我的工作也就没了。”幸好6月1日之后，公司从客户那里收回了一些项目尾款，算是撑了下来。

然而小Q的毕业终究被耽误了。他最后一门考试本来应在四五月间完成，如今无法按时考试导致学分不足，只能申请延期毕业。他目前已经回到湖南，正在隔离中。“除了办一些手续，更多的还是想在毕

沪上高校采取各种办法来帮助学生解决求职困难，有些可谓用心良苦。**学校的党委书记、校长、教授轮番在直播间里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的学生。**

业前再当面见见老师和同学。”他表示还是会来上海工作，但对自己将来生活的预期，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离校后的住所也成了沪上毕业生的现实烦恼。目前各高校基本上对学生实行“单向放行”，也就是学生当前可以离校，但短期内没法再回来。如此一来，小J只能和很多同学一样“线上看房”。

无法亲身体验就只好用“数据理性”说服自己，她定了二十多项指标，从网络平台汇集数据，把心仪地点方圆5公里的房源列在表格里对比挑选，加上“VR看房”、与中介视频连线，终于选定了一套房子。由于担心比价太长延误租房时机，她实际的月租开销比最初的预算高了整整一千元。

“交完订金后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忐忑，毕竟入住前完全没到过现场，也不知房子实际会不会有问题。”此外，她还要时刻关注房子所在区域是不是哪天又因疫情被封控，如果那样，就还得想办法另找住处，因为学校已给出了最后搬离的时限。

仍在复工路上的教育培训

高校毕业生蹒跚前行即将踏入社会，中学部分年级已经或者即将复课，而沪上教育培训行业仍然没有看到线下复课的时间表。上海本

轮疫情中，教育培训行业的停课开始时间和各级学校一致；而目前看来，它或将成为最晚线下复工的行业之一。

“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的教师属性重、比较有大局观，因此当政府提出疫情防控要求时，哪怕我们再难，也第一时间配合。这三年，我们每年都在经历‘更艰难’，但都在努力坚持。”小问号儿童成长中心创始人、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培训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仁杰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
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已经让教育培训行业经历了一次“暴风雨的洗礼”，坚持下来的机构，多少都对之后的疫情影响准备了预案。小问号从事的是儿童思维能力的培养，在3月中旬线下停课，全部校区立即无缝切换到线上服务的模式。刘仁杰透露：他们的线上与线下是等比课耗，也就是说，线上收费标准与线下一致；而线上服务开启两个多月以来，学生出勤率与线下相比，只有大约10个百分点的差距。

如果只是把线下课程简单地搬到线上，效果显然会打折扣，无法赢得家长和孩子们的认可。刘仁杰说：线上课程经过重新开发，并且教师还会在课前课后与家长孩子进行充分的沟通，提供额外的增值服务。而这样的一套体系，自从2020年初以来，他们就一直在开发和完